

# 真情留在三角山

■向勇 龙喜涛

## 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冬日的北疆边关,冰封雪裹,松林静默,一阵冷风将积雪刮起,瞬间一片苍茫。边防线上,三角山哨所的巡逻小队正艰难地在雪地中跋涉,刚刚还很深的脚印转瞬便被风雪抹平。

—

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二级上士刘磊,冷风已将他的脸吹得通红,但专注的神采,依旧在他的眼眸里闪烁。12年戍边生涯,管段内的一草一木都已刻印在刘磊脑海里。像往常一样,刘磊不断观察着四周的一切。与以往不同的是,这一次他的眼中充满不舍。送了十几年老兵的他,今年即将成为退伍老兵中的一员。

“大家跟上啊!注意脚下,当心雪窝子!”刘磊一边提醒身后的新兵罗梓松,一边在前面踏雪。风刮得越大,仿佛要把往日的回忆吹散;雪越积越厚,仿佛要将千里边关的离别情深深掩藏。途经管段界碑处时,刘磊组织大家原地休息。他靠着一块大石坐下,打开随身携带多年的笔记本,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巡逻沿途的道路、沟壑、岔路……

脱掉手套,快速做好标注后,刘磊缓缓合上笔记本。他用手反复抚摸着早已泛黄发皱的封皮,随后不舍地递给身后的罗梓松。

那年冬天,还是新兵的刘磊照例参加巡逻执勤任务。领队是一名快要退伍的老班长。出发时艳阳高照,没多久,天空便飘起雪花,在队伍巡逻至地形险峻的月亮山时,风雪吹得大家睁不开眼。“是白毛风!大家低下头,紧跟队伍,千万不要掉队!”带队的老班长大声提醒着,声音却被寒风吞没。还是新兵的刘磊不禁有些紧张,身边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,感觉危险似乎就在眼前。他抓着班长的衣襟,踩着班长的脚印,一步也不敢停歇。陡峭的山坡上铺满了积雪。在老班长的带领下,官兵手拉手艰难向上攀爬,回到连队时已是傍晚。

“班长,幸亏有你,你真是太厉害了。”回到连队后,刘磊向班长竖起了大

拇指,而即将退伍的班长将这个笔记本交给了刘磊。之后的每次巡逻,刘磊都会揣上这个笔记本,将巡逻途中遇到的相关情况一一记录下来。多年来,刘磊累计巡逻千余公里,处置各类突发险情20余次。

坐在雪地中的刘磊,仿佛又一次回到了10多年前。这本记载着戍边岁月的笔记越来越厚。如今的他,早已从当初桀桀在班长身后的新兵,成长为班内战友的“主心骨”。

坐在雪地中的刘磊,仿佛又一次回到了10多年前。这本记载着戍边岁月的笔记越来越厚。如今的他,早已从当初桀桀在班长身后的新兵,成长为班内战友的“主心骨”。

二

“老婆,过几天我就回去了。”暮色降临,落日的余晖洒落在刘磊肩头,他给妻子赵营营发了条信息。2017年,刘磊与赵营营相识,爱情的种子在他们初见的那一天悄然种下。

几年前的春节,由于任务需要,原本打算休假举办婚礼的刘磊,不得不将婚期推迟,留在哨所过年。那天,心怀愧疚的刘磊情绪低落。连队指导员看出了他的心事,带着他来到哨所的“相思树”下。

1984年初夏的一天,时任三角山边防连连长的李相恩在带队巡逻途中突遇山洪。为了营救战友,他不幸被湍急的河水卷走,年仅29岁。妻子郭凤荣闻讯,抱着儿子匆匆赶到哨所。她在丈夫牺牲的哈拉哈河边,等了三天三夜……第二年春天,郭凤荣在哨所旁,眼含热泪栽下了一棵樟子松,陪伴长眠于此的爱人,官兵给它起名“相思树”。这棵“相思树”,承载着一位军嫂对丈夫的深情,更承载着一位戍边军人对责任和使命的执着。

指导员的讲述让刘磊听得入神,老班长的事迹更令他落泪。三角山顶的“相思树”下,刘磊再一次拨通了远方妻子的电话。

“大雁大雁飞过三角山,带去对边防哨所的思念;大雁大雁飞过哈拉哈河,带去对边防亲人的挂牵……”电话中,情到深处的两人断断续续地唱起了那首《哨所的相思树》。

几个月后,休假回家举办婚礼的刘磊给妻子带回了一捧驻地的泥土,用边防军人特有的浪漫向她表达心中的思念。

如今,哨所旁的“相思树”依旧傲然挺立,如同哨兵一般屹立北疆边陲。

三

战马的嘶鸣刺破边关宁静的清晨,仿佛军马也已经感受到了离别的气息。

“驾!”伴随着凛冽的寒风,刘磊骑着军马“乘风”奔腾在茫茫雪原,在北疆的晨光中划出一道弧线。马蹄卷起的阵阵雪花飘落在刘磊的面颊。随着视线前移,刘磊的思绪回到了他们第一次搭档的冬天。

那天刚下过大雪,刘磊第一次参加骑马巡逻任务。3个多月的军马骑乘训练让刘磊信心满满。由于巡逻路面积雪较深,在刘磊骑马巡逻至一个下坡时,军马前蹄突然踩空,刘磊从马背上重重摔落。这一瞬间,军马“乘风”仿佛知道自己的战友遇到了危险。只见“乘风”刚从沟里站起来便立刻跑到刘磊身边,奋力用头将他推起。刘磊的手套被巨大的惯性甩丢,双手被冻得通红,“乘风”低下头,轻轻地舔着他的双手。在其他战友的帮助下,刘磊安然无恙地返回连队。这次意外让刘磊的内心深受触动,他相信军马也有灵性。从那以后,刘磊对“乘风”更加爱护,他经常去马厩给“乘风”喂草料、梳理毛发,无论他走到哪里,兜里总是装着一把“乘风”爱吃的玉米面。

回忆着过往,刘磊跳下军马。凛冽的寒风中,他最后一次为“乘风”梳理毛发。他不舍地抚摸着“乘风”的头,与它一起分享军旅生涯中最后的时光,轻声告别这位“无言”的战友。12年的时光让刘磊从一名懵懵懂懂的新兵,成长为素质过硬的连队骨干,而“乘风”也在慢慢老去。

“我走了,你在这儿要好好听话,有机会我一定回来看你。”

“送战友,踏征程,默默无语两眼泪……”歌声萦绕在连队上空,也回荡在刘磊心头。登上了返乡的客车,熟悉的营房、亲爱的战友在刘磊视野中渐行渐远……那是他的青春,他驻守的边关,他热爱的三角山。

也是千万个我

边防兵  
边防情  
誓言写在石头上  
石头是有灵魂的界碑  
也是无数个我

## 秋收起义

■韩中州

稻菽熟了  
麦子黄了  
秋水收尽长天的光焰  
霹雳一声暴动  
长缨刺破愁云  
锋利的镰刀  
沉重的铁锤  
迸溅满天的繁星  
耀亮漫漫长夜  
从此

红旗漫卷,星火燎原

## 红土

■尹靖

浓烈而又厚重的颜色  
藏在绿荫之下  
红土映着战士们脸  
战士们像青松挺拔  
任凭风吹雨打  
烈日招摇在他们头顶  
只篆刻了影子在脚下  
影子融入那红土  
挺立的身影愈发高大  
这红土无比坚实  
仿佛战士们的脊背  
撑起的是崇山峻岭  
连接着天边的云层  
红土在阳光里灿烂  
战士的深情  
在红土开出娇艳的花

## 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那个夏天,因炮火硝烟的熏烤显得格外炽热,山坡树木的叶子都枯萎了。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战士们汗流如雨,斗志昂扬,冒着枪林弹雨突破临津江,与敌军作战。

我所在的第64军前线救护所,紧跟一线部队,执行战地抢救伤员的保障任务。

在集结地,救护所组织了一个由护士芦小花任组长的后送组,组里成员有老张等4名担架员、陈长富和我两个卫生员。老张30多岁,是个高大的东北汉子,平时爱说话,参加过辽沈战役。他担忧地说:“上火线、救伤员、抬担架,小芦一个小姑娘能行吗?”我说:“你可别小瞧芦姐,虽然只比我大3岁,但她1949年就随部队进入大西北,解放了我的家乡关中。那时候她就在火线抢救伤员了。”小陈也附和着说:“这几天芦姐给我们这些新兵卫生员教战伤救护、止血、包扎、固定、搬运,可专业了。”说话间,芦小花走出防空洞。

芦小花说:“别开玩笑,现在检查一下你们带的东西。”我急忙翻开十字包,她一脸严肃地说:“怎么只有一条止血带?三角巾急救包也少一个,快去补齐。”她又检查了担架员带的炒面袋:“每人多带一份,给伤员准备。”老张悄悄竖起了大拇指:“这丫头,工作认真,有干劲,好样的。”

夜幕即将降临,通信员小刘传来所里的出发通知。我们背起救护器材,挎上炒面袋、水壶,踏上征程。

送走夕阳,山间的树木悄悄收回影子,树梢露几颗闪烁的星星,脚下砾石嘎吱作响,前方不时传来的爆炸声,陪伴我们迎接黎明。

当我们爬过又一座山岭时,只见大雾茫茫的右前方横着一条望不到头的银色“飘带”。队伍前头传来消息,到临津江了。

我前面的芦小花传来加快速度的命令,我们要趁天大亮前过江。这时,大家三步并成两步走,很快来到江畔。只见江水拍岸,一座简易桥梁已被敌机炸断,只有几根桥桩挺立着。通信员小刘跑来,传达蹿水过江的命令。芦小花立刻询问大伙会不会水,又叮嘱我们在湍流的江水中一定要把救护器材携带好,防止被江水浸湿。然后她卷起裤腿,把器材顶在头上,率先入水。她一手扶着器材,一手摆动着划水,轻飘飘地浮在江水中,像一朵绽放在水中的花。

当我们到江心时,敌机突然呼啸而至,在江面上空盘旋,扔下重磅炸弹,激起冲天的水柱。芦小花喊着:“不要慌!加快步子过江。”没想到,我快步移动时迈入一个漩涡,江水灌进我的口鼻中。芦小花见状,一把抓住我的衣服,

# 临津江漂流的花瓣

■侯炳茂

我才没有沉下去。

上岸后我们才知道,活泼的通信员小刘,在刚才的轰炸中牺牲了。在这块土地上,每前进一步都是那样的艰难、那样的沉重。

过江后,不断有伤员转运过来。这天,第568团卫生队调剂员姜华林护送来13名伤员。他介绍完伤情后告诉我们,前线已完成第一阶段开敌任务,很快要回撤到临津江北岸,转入第二阶段防御战,我们需要尽快送伤员过江。

芦小花感到任务紧迫,开始根据伤情的轻重,组织护送伤员。她安排小陈护送能走路的伤员涉水过江,几名重伤员用担架抬着。我们检查伤员时,发现一名小战士伤情比较重,准备先用担架送他过江,小战士却说:“先送芦排长,他带领我们打退敌人反击时负伤,伤得很重。”

芦小花忽然紧张起来,她急切地问:“芦排长叫啥名字?”小战士指着远处的一个伤员说:“芦大宝。”

听到这个名字,芦小花忍不住泪流满面。她顺着小战士手指的方向跑到芦排长面前。“哥!你也负伤了啊!”芦排长因头部重伤,三角巾包着面部无法看清,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哥哥。

芦排长问:“你不是在宝鸡留守处吗?”“我待不住啊,我想同你一起战

# 在蓝天下

■徐瑞澧

## 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第一缕晨光越过远处连绵的山峰,照亮了皑皑积雪,将希望洒向大地时,几架战机已经逐一升空了。

外场一派忙碌的景象,一辆辆保障车辆疾驰而过,升空的战机发出阵阵轰鸣。这些声音像某种特殊的号角,激励着守在岗位上的官兵奋斗冲锋。

军营元旦意味着跨过旧岁迎来新年,意味着军旅岁月翻开新的一篇;意味着与并肩战斗的伙伴展开新的故事;意味着又多了一次“一家不圆万家圆”的体验。

每年的元旦都是如此,有人驾驶战机翱翔在万米高空,向壮美河山道声“元旦快乐”。也有人正操纵着设备,等候替他们向天空问好、向山河致敬的战友归来。虽然大家的视野相隔很远,但同在一片蓝天下,守护着同一个信念。而炊事班的战友,此时正在锅碗瓢盆、柴米油盐中挥动着手臂,为了晚上的聚餐忙碌。

等到了聚餐的时间点,队伍尚未走入食堂,官兵已经嗅到了火锅的香气。阵阵升腾的白色热气之中,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。

大家举起手中的饮料,边碰杯边说着自己的新年愿望和期待。

老兵们都很默契地关心着新兵,一会儿问口味能不能吃习惯,一会儿又将肉夹到他们的碗里,生怕谁因不好意思夹菜而饿肚子。大家没有工作时的严肃,彼此间就像家人一般。

身边的中士,匆匆吃了几口,便开始往他手中的保温盒里装饭菜。很快,

斗。”芦小花一边说着,一边打开哥哥头上紧包的三角巾查看伤口。血肉模糊的创面,让她心悸手颤。她拿着镊子轻轻地用盐水棉球清洗伤口,小心翼翼地把面部伤口的脓血清理干净后,换上新的纱布包扎好。她说:“哥,你伤得这么重,得尽快送你过江。”芦排长却摇摇头说:“小花,快些送我的战友,小刘是用手雷炸敌坦克时受的伤。小姜不仅腿有伤,护送我们时,他怕伤员吃野菜、草根中毒,给伤员吃之前自己先尝是否有毒,结果几次尝得鼻口冒血。他身体太虚弱了,快送他们吧。”

过江护送伤员,为防止江水浸湿伤口,需抬高担架。江水汹涌,波浪席卷,在江心深水区,我们奋力举高伤员的担架。我看到芦小花额头水滴不停地往下淌,分不清是江水还是汗水,湿润了她红彤彤的面容。我问她:“芦姐,你能撑得住吗?”她坚定地说:“能。”

好不容易到达对岸,一阵巨大的轰鸣声由远及近。敌机俯冲江面进行扫射和投弹,爆炸声不断。刚放下担架,芦小花立马扑到伤员小姜的身上。敌机飞远后,只见芦小花头部已满是鲜血。血滴在地上,染红了一片碧绿的草枝。我急忙冲过去,剪掉她伤口周围的头发,用三角巾包扎住伤口。

小姜感激地说:“芦护士,谢谢你舍身救我。”芦小花说:“这是我应该做的,你也不救了那么多伤员嘛。”

我们很快把伤员移交给江北接收站。准备返回时,我让芦小花也留下,她却焦急地说:“不,我还要接哥哥呢,咱们快过江吧。”

临津江水依然咆哮着奔流,丝毫没有因为我们的焦急而减少阻力。芦小花头上洁白的绷带已被鲜血浸染,在阳光的照射下,更像一片在水中漂流的红色花瓣。

当我们来到南岸,急不可待地寻觅芦排长时,才发现这里已被敌机轰炸得一片狼藉。

深深的弹坑周围被烧成一片焦土。树木被烧焦,残留的树桩竖立着,有的冒着黑烟,全然没有了人的踪迹。我们被这情景惊呆了,芦姐难以自控,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:“哥!你在哪?”这呼唤与临津江的海声共鸣,回荡在峡谷里。

一向坚强的芦小花,泪已泉涌,趑趄的身子将要瘫倒时,我立即扶住她,安慰她说:“芦姐,别太难过了,大宝哥是英雄,他为捍卫临津江这块土地奉献了一切。”芦小花含泪哽咽地对我说:“我父母抗日时,在白洋淀打游击,牺牲了。哥哥是我最后的亲人……”

这时,我忽然看到从江北飞来一只白鸟。它不惧隆隆炮声,在低空悠悠盘旋,一会儿俯冲江面,一会儿直上蓝天。它敏捷地扑向漂流的花瓣,衔起一个小花瓣,又向江面飞去。在一旁的老张说:“这兴许是来自祖国的一只信鸟,同我们一起悼念临津江畔壮烈牺牲的勇士。”

## 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## 戍边石

■葛逊

冰雪吹打,风暴雕刻  
忠诚的石头唱着歌  
高原上坚硬的戍边石  
不惧严寒也不畏寂寞

边关如家  
亲切的呼唤成了歌  
冰川下朴实的戍边石  
值守晨昏也历经苦乐

一块戍边石  
坚守在喀喇昆仑山冰雪哨所  
石头是有信仰的士兵

